

新譯文叢刊

俄·安·德列葉夫著

汝龍譯

七個絞決犯



平明出版社

新 譯 文 叢 刊

七 個 絞 決 犯

譯 龍 汝 著 夫 葉 列 德 安 · 俄

出 版 社 刊 行

• 1949 •

新譯文叢刊

七個絞決犯

著者 俄·安德列葉夫

譯者 汝 龍

編者 巴 金

發行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汕頭路八二號

定價 七元正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初版二五〇〇冊)

目次

一	『下午一點鐘，大人』……………	三
二	判了絞刑……………	一三
三	『千萬別絞死咱』……………	二三
四	我們奧勒爾人……………	三九
五	『吻他，別說話』……………	五一
六	光陰飛着……………	六五
七	沒有死亡……………	六九
八	死在，生也在……………	七七

九	可怕的孤獨·····	八七
十	牆垮了·····	九五
十一	赴絞台的路·····	一〇三
十二	到達·····	一二三

附 J. B. 奈特作插圖七幅

七個絞決犯

本篇譯自美國現代叢書版的七個絞決犯和紅笑英譯本，英譯者是 Thomas Selzer，一九二二年出版，全書共一九四頁，本篇佔一百頁。

——中譯者。

一 『下午一點鐘，大人！』

首相是個大胖子，容易中風，因此萬不能惹他生出着急或生氣一類的危險情緒來；於是他們報告他，說是有人在暗算他的性命時，就戰戰兢兢，特別小心。他們看見他聽到這消息後挺鎮靜，纔又把詳細情形報告他：歹徒打算在明天他老人家走出衙門，進宮述職的時候下手。有幾個恐怖份子帶着手鎗和炸彈定好明天下午一點鐘在衙門口的台階附近會合，守着那些恐怖份子已經給一個特務人員告到當局，現在受着警察的監視。那幾個犯人將要在衙門口被捕。

『對不起，』首相驚奇的插嘴。『他們怎麼知道我會下午一點鐘進宮述職？我自己也纔不過在兩天以前奉到聖旨啊！』

衛兵隊長做了個意義不明的姿勢，表示他也不明白。

『下午一點鐘，大人！』

首相一面驚訝，一面滿意警察辦事不錯，想啊想的，他搖了搖頭，鄙夷的微笑浮在他那厚厚的紅嘴唇上；他趕快做好一切必要的準備，搬到另一座大樓去過夜；他絕不願意給警察添麻煩。他的妻子兒女也搬出那危險地帶。

燈光照亮新宅子，首相的熟人趕到他這兒來表白他們的憤慨，首相感到一種愉快的興奮情緒。他彷彿覺得剛剛收到，或快要收到一筆數目很大的意外的獎金似的。可是朋友走了，燈熄了。間歇的、奇形怪狀的弧光從街上穿過高大的窗子照進來，落在天花板和牆上，彷彿象徵着門栓和牆壁無能，一切防備都無效似的。於是，在這陌生的房子的沉靜和冷清裏，貴人忽然感到說不出的害怕。

他覺得腰子發痛。每逢心裏生出強烈的情緒來，他的臉，脚，手就浮腫，使他顯得更重更大。現在，他好像一大堆肥肉似的壓得床上的彈簧發彎，一面覺得有病的人的那種不

舒服，一面覺得自己的臉腫起來，彷彿變得不屬於自己的身體似的。他的思想老是回到他的敵人爲他準備下的殘酷命運上。他回想近些日來發生的一連串恐怖事件，炸彈朝着跟他自己一樣高貴，甚至品位更高的人丟去，炸得血肉橫飛，腦漿濺在污穢的磚牆上，把牙打出了下巴。想到這兒，他就覺得自己的病體彷彿是別人的身體，正在遭受炸彈的猛烈震動似的。他暗自冥想自己的胳膊從肩膀上脫落下來，他的牙齒掉下來，他的腦漿崩裂。他那平伸在床上的腿變得麻木，不能動彈，腳趾朝天，好像死屍一樣。他呼吸聲音很響，偶爾咳嗽一聲，免得真像一具死屍。他翻個身，爲的是聽見彈簧的響聲和綢被子的沙沙聲。爲了證明自己確實活着起見，他就用洪亮的高聲喊道：

『勇士啊！勇士！』

這句讚美的話是針對警察，憲兵，兵士，所有那些保護他的性命，防止暗殺的人說的。可是儘管他翻來覆去，說些讚美的話，譏笑那些恐怖份子的失敗，還是沒用；他還不能相信自已已經脫了險境。他覺得那些安那其主義者在他心裏勾起的死亡，只在他思想裏

存在着的死亡，彷彿已經來了，待在這兒，不肯走了，得等到那些暗殺犯被捕，去掉炸彈，安穩穩的關在監裏，死亡纔會走似的。死亡就站在那兒，牆角那兒，不肯走開，也不能走開，好像一個聽話的兵士奉了誰的旨意上這兒來守着似的。

『下午一點鐘，大人！』這句話不斷回到他耳邊來，各次的聲調不同，有時快活而諷刺，有時氣惱，有時固執而愚蠢。可以說，這房間裏好像擺了一百架留聲機，老是傻裏傻氣的輪流喊道：

『下午一點鐘，大人！』

這個明天『下午一點鐘，』前不久原本跟別的時間沒甚麼兩樣，現在却忽然有了嚇人的重要性；它從鐘的針盤上走下來，正在過起獨立的生活來，像一方大黑幕那樣伸張開去把生活分成兩截。在它以前和在它以後，別的時間都不存在；只剩下它單獨一個，傲慢而兇惡，過着自己的單獨生活。

咬咬牙，首相從床上爬起來，坐好。他簡直睡不着，

拿浮腫的手蒙着臉，他特別清楚的暗自冥想着假定他根本不知道這回事，他明天早晨起床後會怎樣；他會喝咖啡，穿衣服。他自己也好，幫他穿皮衣服的瑞士人也好，給他送咖啡來的聽差也好，都不會明白開早飯和穿衣服沒道理，因為過不了多大功夫，炸彈一響，甚麼全完了……瑞士人開門了。正是他，這善良而沉默寡言的瑞士人，這生着藍眼睛，五官端正，軍人禮節特別週到的瑞士人——正是他，親手開了那扇可怕的門……

『唉！』首相忽然大聲叫起來；他慢慢放下來蒙着臉的手。用呆呆的、出神的目光凝望着前面遠處的黑暗，他伸出手去捻亮燈。然後他站起來，光着腳在他沒住慣的陌生寢室裏走來走去；他又發現一盞燈，就又捻亮。房間裏變得明亮可愛；只有凌亂的床和掉在地下的被子表示恐怖還沒完全消滅。

穿着睡衣，鬍子亂成一團，臉上現出氣惱的樣子，首相活像害喘病和失眠症的老人。可以說，別人爲他準備下的死亡，好像把他剝光，從他那豪華的環境裏把他拉出來了似的。沒穿衣服，他就往圈椅裏一坐，眼睛瞧着天花板。

『孱頭！』他用肯定的輕蔑口氣喊道。

『孱頭！』他是指那些警察說的，前不久他還管他們叫做『勇士』呢；那些人過於熱心，把計劃中的狙擊的詳情統統報告他了。

『我現在害怕，』他清清楚楚的想着，『明明是因為我已經預先受到警告，因為我自己知道的緣故。要是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我一定會平心靜氣的喝我的咖啡。那麼，明明是這個死亡……可是難道我真這麼怕死？我的腰子有病，我活不長的，可是我倒不怕，因為我不知道甚麼時候纔會死。那些孱頭却對我說：「下午一點鐘，大人！」他們當是我知道了會高興吧……非但沒甚麼可高興的，死亡反倒來了，站在牆角那兒，不走啦！他不走，因為我老是想著它啊。死倒不大可怕，可怕的是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一個人，要是絕對準確的知道自己死的日子和鐘點，就絕活不下去。可是那些傻瓜居然警告我：「下午一點鐘，大人！」』

近來他病了，醫生告訴他說他快要死了，應當安排後事。他不肯相信；實際上他真也

沒死。年青時候，有一回他厭倦生活；他決意了結自己的生活；他把鎗上好子彈，寫了幾封信，甚至規定了自殺的鐘點；後來，臨到最後關頭，他變卦了。照例，在要緊關頭，總會有甚麼意外的事發生；因此誰也不知道自己甚麼時候會死。

『下午一點鐘，大人！』那些討好的獸子對他說。他們所以通知他，只因為別人要制他的死命；可是他所以害怕，却只因爲知道了他可能死的鐘點。他明明知道往後他們也許有一天會打死他，可是明天絕不會……明天死不了，他儘可以安安靜靜的睡個好覺，像個長生不死的人似的……那些辱頭！他們哪兒知道他們那麼獸頭獸腦的討好的一說：『下午一點鐘，大人！』可就挖了多深的一條溝！

憑了穿透自己的心的那種苦味的痛楚，首相明白自己休想睡得着覺，休想安歇，休想快活，一定得等到那逸出時間軌道的、黑暗的、該詛咒的鐘點過去了纔行。那個鐘點撲滅了光明，把人包纏在一片漆黑的恐懼中。現在他醒着，死亡的恐懼瀰漫他的全身，滲入他的骨頭，從汗毛孔流出來。

首相已經不再去想明天那些殺人犯：他們已經消失，夾在他一生所經歷過的無數不吉利事情中，統統給丟到腦後去了。他害怕意外的、在劫難逃的事：猝然中風啊，心臟破裂啊，小血管爆破啊，這種種病會忽然使人無力抵抗血的溢流，變得像腫漲的手上的手套那樣四分五裂。

他那粗短的脖子弄得自己心裏害怕；他不敢看他那浮腫的手，手裏頭滿是某種致命的液體。以前，在黑暗裏，他雖然不得不翻來覆去，免得自己像一具死屍，可是如今，在這明亮、冰冷、敵意、嚇人的亮光裏，他覺得，要想動一動，哪怕點一根香烟，或搖鈴叫一個用人來，反倒彷彿很可怕，甚至辦不到。他的神經緊張得很。腦袋發熱，眼睛火紅，向上一翻，他昏過去了。

忽然，在這沉睡的大廈的黑暗中，貼着天花板，裹在灰塵和蛛網裏的電鈴，活潑起來。電鈴的小鐵舌頭急急的舐着電鈴的、響亮的邊。它停了一停，然後又連綿不斷的、嚇人的響起來。

人們跑來跑去。這兒那兒，牆上和燈架上的燈點亮了——要想照得明亮輝煌，燈還嫌少，只不過剛剛造出一些陰影來罷了。從四面八方露出來那麼多陰影：陰影從牆角升起來，伸展出去，到了天花板，落在一切突出的東西上，在牆上跑來跑去。誰也弄不明白這許多沉默而古怪的影子——沉默的東西的沉默靈魂——原先躲在甚麼地方。

一個粗濁而顫抖的聲音說了句含糊不清的話。然後他們打電話給醫生：首相病了。夫人也給請來了。

